

路易斯頓這座支離破碎的城市正在收拾殘局

駐波士頓辦事處教育組

槍擊事件導致居民陷入多日的封鎖狀態，也讓人們不再認為這樣一個平靜、安寧、遠離大城市人群的地方可以避免此類暴力事件的發生。

緬因州路易斯頓--又是一個星期三的晚上。奧本市議員老勒羅伊·沃克（Leroy Walker Sr.）剛剛結束了一天繁忙的社區活動策劃工作：教堂豆子晚餐、為建築工人舉辦的義大利三明治贈送活動，當然還有他一年一度的萬聖節兒童「不給糖就搗蛋」活動。這時，他的電話響了。

泰勒·塞科爾（Taylor Secor）正在讓她的孩子們準備上床睡覺。她從3歲的孩子手中搶走了手機，因為她3歲的孩子不小心打開了簡訊應用程式。出現了新的文字。

當地一家健身房的翻滾練習結束了，拉尼薩·西羅伊斯（Ranissa Sirois）將她4年級和7個月大的孩子抱到了汽車後座上。

西羅伊斯聽到了警笛聲，然後更多警笛大作。她把車開到大街上，發現自己被一片警車燈和警笛聲吞沒了——警車、消防車、救護車，似乎同時從四面八方呼嘯而來。

2023年10月25日週三晚間，緬因州中部這座擁有3.7萬人的城市發生了一系列暴力事件，造成18人死亡，至少十幾人受傷，整個城市支離破碎。由於主要犯罪嫌疑人仍然逍遙法外，這座城市的居民陷入了多日的封鎖狀態，人們也不再認為像這樣一個平靜、安寧、遠離大城市人群的地方能夠幸免於此類暴力事件。

2023年10月27日週五，警方宣佈在鄰近的里斯本發現了槍手羅伯特·R·卡德二世（Robert R. Card II）的屍體可能會帶來一定程度的緊張緩解。但是，要想結束這場災難——或者說接近結束——將難上加難。

隨著破壞範圍的全面顯現，損害的證據無處不在。

週三晚上，路易斯·沃頓（Louise Wotton）在Just-In-Time Recreation 保齡球館中進入第五場比賽時，槍手大步走進來。她僥幸

逃脫，但再也不敢輕易進入沒有金屬探測器的商店了。

就在里斯本街的一家小酒館裡，舒克裡·阿巴謝赫（Shukri Abasheikh 被顧客稱為「舒克裡媽媽」或「非洲媽媽」）打量著她庫存的香料肉、粗麥粉和非洲食物 fufu 並思考一個新世界，在這個新世界裡，踏進她店門的人不再僅僅是顧客，而是潛在的威脅。

「以前，路易斯頓非常好，但現在我們很擔心」阿巴謝赫說。「有人進門，[有無夾帶武器]你並不知道」。

在田納西州的一個倉庫裡，一批新的保齡球球衣即將抵達，等待運往路易斯頓。其中有一件是為一個名叫亞倫·楊（Aaron Young）的男孩準備的，這個 14 歲的男孩戴著眼鏡，笑容靦腆，上周三和父親一起參加了一個晚上的保齡球聯賽，之後就再也沒有回家。

對於一個對大規模暴力事件日益麻木的國家來說，路易斯頓的悲劇只不過是網路新聞中最新發生的事件。

拜登總統在一份聲明中表示：「美國人不應該這樣生活。」

但在這裡——在一個聯繫如此緊密的城市，緬因州中央醫療中心的一些工作人員認識槍擊事件後照顧的受害者——所造成的損害是極其個人化的。

當泰勒·塞科爾（Taylor Secor）看到丈夫凱爾（Kyle）發來的簡訊時，她認為這一定是個玩笑：「我被槍擊了。」

25 歲的凱爾·塞科爾（Kyle Secor）的妻子說，他每週三晚上都會在「Schemengees」玩沙包，然後槍手開槍。凱爾被擊中多次。兩天後，經過幾次手術，週五，他的情況穩定，但服用了鎮靜劑。

泰勒·塞科爾說：「我的丈夫一直試圖讓我搬到俄亥俄州，他的家人就在那裡，而我只是說，『不，緬因州很安全。我們[在這裡]很好』，然後這種情況發生了，它讓你重新思考一切。」

對於附近奧本市市的市議員沃克來說，上週三為他深愛的社區活動所做的準備讓他在一天結束時感到滿意。然後，他接到了小兒子的電話。

「『爸爸，爸爸，你必須弄清楚發生了什麼事！』」沃克回憶起他小兒子說的話。一名持槍歹徒衝進了 Schemengees 酒吧和燒烤店，他的大兒子喬·沃克很可能被槍殺。沃克感覺膝蓋一軟。

他意識到這種痛苦，二十年前，當他第一次聽到 24 歲女兒死於車禍的消息時，他就感受到了這種痛苦。

「那次車禍讓我倒在了地上，但這次我沒有倒下。我知道我需要保持堅強，找出發生了什麼」他週六說道。「那是我惡夢的開始，而且情況並沒有好轉。情況只會變得更糟。」

沃克說，他等了「好幾又好幾個小時」，等待警方證實他最擔心的事情：他的兒子喬已經死了。

在選擇「Just-In-Time」和「Schemengees」時，槍手瞄準了路易斯頓的支柱產業：居民每晚與朋友聚集在一起閒逛或發洩情緒的兩個社交中心。

布蘭登·杜布克（Brandon Dubuc）在路易斯頓唯一的保齡球館裡長大。多年來，他的父母一直經營著青少年聯賽。他的表兄經營著專業用品店。他在那裡開過生日派對，十幾歲時在櫃台工作，分發球鞋，確保沒有人偷偷帶酒進來。

即使在搬走之後，先是在肯塔基州上大學，然後在納什維爾附近工作，這個地方的吸引力仍然強勁；大學期間，他曾將 6 個保齡球裝進車裡，開車 16 小時回家，以便參加一場錦標賽。

現在，他想知道重新走進去會是什麼感覺。

「老實說，這可能是我不在家時待得最多的地方，」杜布克說。

貝茨學院（Bates College）似乎與這座城市的其他地方隔絕，但大四學生漢娜·奧頓（Hannah Orton）在當地一家酒吧工作，她已經認識了當地人。她喜歡這裡的熱情，喜歡這裡的人在你遇到汽車故障時會伸出援手。

週三晚上，在封鎖期間，她睡在學校餐廳的地板上。週四早上，她終於走出了黎明前的黑暗。

「桑迪胡克[小學槍擊案]發生在我上小學的時候」這位出生於麻薩諸塞州利特爾頓的人說：「所以我一生都在為此做準備。」

西羅伊斯是一位母親，事件那天她剛剛把 4 個孩子中的 2 個孩子送進車裡，當混亂開始時，她正在盡最大努力穿越這個不可能通過的新路況。

當緊急救援車輛飛馳而過時，她發現自己被困在了路邊，之後她

又經歷了一次驚心動魄的回家之旅。在後座上，她4年級的小孩幾分鐘前還在和朋友們練習啦啦隊動作，現在卻突然擔心起自己的生命安全。

槍擊事件發生後的幾天裡，孩子們一直充滿疑問：槍手在哪裡？他還會再來嗎？我們還能回到學校嗎？我們能過萬聖節嗎？

像許多同齡孩子一樣，她是在封鎖演習中長大的，她最大的三個孩子——4年級的愛迪生，加上愛迪生的4歲和7歲的兄弟姐妹——都是在封鎖演習中長大的，他們對「壞人會進入學校」的想法非常熟悉。但聽到大規模槍擊事件是一回事，而發現自己身處其中又是另一回事，自己是一群遭遇嚴峻事件且不斷增長的兒童中的一員，他們的生活將因接近大規模暴力而永遠改變。

「我們的心……為那些失去親人或仍在[為存活]戰鬥的人們感到痛心，他們不得不面對這種心痛」她說。

經過幾天的冷清街道後，週六的日出帶來了這座城市重新崛起的最初跡象。一名婦女在普萊森街的側院拔除雜草。一名慢跑者走下山坡，走向安德羅斯金河（Androscoggin River）沿岸的小路。

而且，令人難以置信的是，失去如此多的父親和市議員沃克也在羅利餐廳。他要完成一個萬聖節派對的計畫。

「人們問我，『你確定不想重新安排時間嗎？』」沃克週六在接受《環球報》採訪時說道：「但這是為了孩子們，為了我的鄰居，也是為了河對岸的鄰居。如果我兒子和我在一起，他不會希望我停下來，我知道這一點，因為我們就是這樣的家庭。」

因此，週日下午，沃克計畫在餐廳外面搭著一個大帳篷，放很多糖果，帶著難以理解的痛苦微笑著。

「我們會裝出一副笑容，我們會努力克服痛苦，我們會走到最後，」他說。「我們將會有許多快樂的人，孩子們也會有許多樂趣。」

「他們永遠不會知道我們的心在流血。」

---本事件由杜根·阿內特（Dugan Arnett）、傑斯·比德古德（Jess Bidgood）、希拉裡·伯恩斯（Hilary Burns）、薩曼莎·格羅斯（Samantha Gross）、艾薇·斯科特（Ivy Scott）、馬克·沙納漢（Mark Shanahan）和薩布裡娜·香克曼（Sabrina Shankman）追蹤報導。本文則由杜根·

阿內特撰寫。

撰稿人/譯稿人：Dugan Arnett /翁而真

資料來源：Boston Globe （2023.10.28）。

<https://www.edweek.org/leadership/social-emotional-learning-persists-despite-political-backlash/2023/07>

